



丰子恺在《秋》中写道:“秋是代表成熟,对于春天之明媚娇艳,夏日之茂密浓深,都是过来人,不足为奇了,所以其色淡,叶多黄,有古色苍苍之慨,不单以葱翠争荣了。”恰在品读这句时,风从窗缝里悄悄溜进,携着一缕褪去暑气的微凉,这才发觉秋已静静立在檐下——它从不是骤然降临的闯入者,而是四季轮回里最懂沉淀的归人。

秋是四季年轮里寻常的一笔,却藏着自然最郑重的仪式。春日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羞怯试探,夏日是“接天莲叶无穷碧”的尽兴盛放,到了秋,天地忽然慢了下来;稻田将阳光酿成金黄,稻穗垂着沉甸甸的弧度,恰似老农弯腰时脊背的温柔曲线;

果园里,苹果裹着娇嫩的胭脂红,橘子缀在枝头像盏盏小灯笼,连空气里都飘着甜丝丝的果香——那是夏日酝酿了一整季的甜,终于在秋风里凝成了丰收的滋味。它没有春的娇嫩、夏的热烈,却凭着一份“淡”与“苍老”,稳稳托住自然的馈赠,让每一次生长都有了妥帖的归处。

而秋又不只是四季的轮回,更是人生里藏着“收获”与“沉淀”的节点。小时候,秋是开学季崭新的书包,是作业本上刚写下的工整名字,裹着对未知世界的好奇;后来,秋是毕业时的骊歌轻响,是简历上多添的一行经历,是第一次领到薪水时掌心的温热,藏着成长的重量;再往后,秋或许是孩子背着书

## 秋已至 惜此时

郝燕峰

包远去的背影,是父母鬓角新添的白发,是自己终于能撑起一个家的从容——人生里的每一个“秋”,都如自然之秋般,带着“成熟”的印记,是过去付出结出的果实,是未来序章里最踏实的铺垫。它在年轮上落下的每一笔,都浓墨重彩,只因那是时光与生命共同写就的答案。如今秋已至,微凉的风里刚散出丰收的气息,像一声温柔的提醒:别急,你走过的每一步路,都在慢慢结出果实。

站在秋风里,最易撞见人生的细碎美好。午后搬一把藤椅坐在院中,青草香顺着风的方向飘来,不浓不烈,却能在鼻尖萦绕许久——忽然想起小时候,和奶奶坐在割好的草垛旁,她带着几分骄傲说:“今年的羊啊,又能过个厚成的冬。”那时不懂什么是岁月静好,只觉得奶奶的手很暖,青草的香很甜。如今再闻这秋草的气息,才懂风里裹着的不只是草香,还有藏在时光褶皱里的温柔,那是人生中最珍贵的“小确幸”。

走到田埂上,更能看见生命的五彩斑斓。金黄的谷浪在风里起伏,像一片涌动的海洋;红色的高粱举着饱满的穗子,如火把般挺立在田间;紫色的葡萄挂在架上,颗颗饱满得似要溢汁出来。农民们戴着草帽,弯腰收割稻子,粗糙的手握住谷穗的瞬间,满是对土地的虔诚——他们脚下沾着泥土,额头上渗着汗珠,眼里的光却比阳光更亮。因为他们知道,每一粒粮食都是自己亲手种下的希望,是生命里最实在的“丰盈”。这秋收的场景,哪里只是自然的景致?分明是生命的隐喻:你付出的每一份努

力,都会像谷子一样,在时光里慢慢成熟,最终酿成独属于你的“五彩斑斓”。

若想畅享当下,不妨去林间走一走。秋叶正从枝头飘落,有金叶榆的明黄,有海红果的绯红,色彩斑斓的叶片铺在地上,织成一层厚厚的“地毯”,踩上去会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,像大自然在耳边私语。这时停下来,闭着眼听落叶的轻响,感受秋风拂过脸颊的微凉,嗅着林间湿润的草木清香,才忽然明白:活在当下从不是深奥的道理,而是真真切切地感知自己——感知此刻的风在动,此刻的叶在落,此刻的自己在呼吸,在看见,在听见。

不用纠结昨天没完成的工作,不用忧虑明天未知的烦恼,只需专注于此刻:吃饭时认真尝一口的香甜,那是秋的味道;走路时望一眼路边绽放的秋菊,那是秋的颜色;和朋友聊天时好好倾听对方的话语,那是此刻的温暖。生活的五味俱全,从不是遥不可及的“远方”,而是每一个“当下”里的甜、咸、苦、辣——昨天加班后喝的一碗热汤,是苦后的暖意;今天早上不小心打翻的豆浆,是小插曲的咸鲜;傍晚和家人共赏的晚霞,是甜的浪漫。这些细碎的“当下”串联起来,便成了饱满的日子,而这些日子,只属于我们自己,是旁人拿不走的宝藏。

这个秋,和过往的每一个秋一样,有落叶、有桂香、有丰收;却又和过往的每一个秋都不同——因为我们又多走了一段路,多懂了一些事,多了一份面对生活的坚定。去年的秋,或许还在为某件事焦虑不安;今年的秋,却能笑着说“没关系,慢慢来”。

是我们的成长,给这个秋镀上了一层厚重的光,让它变得格外珍贵。所以当下的秋,是最动人的风景——因为我们终于能读懂落叶里的从容;是最丰盛的富足——因为我们终于懂得珍惜手中的拥有;是最纯粹的欢愉——因为我们终于能享受此刻的每一分美好。

要好好赞美这秋啊。它不像春那样急着绽放,不像夏那样忙着热闹,却以一份“从容”,将自然的馈赠妥帖安放;它不张扬,却用金黄、火红、橙黄,把天地染成一幅最温暖的画;它不言语,却用丰收的果实、飘落的秋叶,告诉我们“付出终有回报,沉淀自有力量”。这秋,多像我们的生命——从青涩到成熟,从匆忙到从容,每一段时光都有它的意义,每一次沉淀都是为了更好地绽放。

所以要好好珍惜这秋,更要好好珍惜“此刻”。别总说:“等下次再去看看秋景。”下次的秋叶,早已不是今天的这一片;别总说:“等有空再陪家人。”等真的有空时,今天的时光早已流逝。活在当下从不是句口号,而是此刻就起身去窗边看看:地里的毛豆是否成熟了? 树上的苹果已经红了? 是此刻就给想念的人发一条消息:“秋来了,记得添件衣服。”是此刻就认真吃一顿饭,好好睡一觉,用心感受每一分属于自己的时光。

人生里的每个秋,都值得我们全心投入——青春的秋,要敢闯敢拼,让梦想在时光里发芽;中年的秋,要懂得珍惜,让亲情与友情在岁月里升温;老年的秋,要学会从容,在回忆里品味生活的甘甜。每个日子,都值得我们用心感受。开心时,就尽情享受那份喜悦;难过时,就给自己一点时间慢慢调整;平凡时,就珍惜那份安稳。秋已至,风正好,阳光不燥。别错过此刻的落叶,别辜负此刻的自己。珍重今天,不问苦乐欢喜,因为每个当下,都是人生里最珍贵的“秋”,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时光。

## 山间的菜园 藏着我的童年

李雨薇



爷爷的菜园,藏在落叶松与白桦树织就的山脚下。园子不大,四周围着密密匝匝的木栅栏,因落在半坡上,远远望去,好似被起伏的山丘环抱在臂弯中的圆盘一般。这方小小的菜园,对我来说好像一个神奇的百宝箱,盛满了我童年里数不清的美好。于我而言,它从来不只是菜园,更是整个童年最鲜活的乐园。

儿时的记忆里,爷爷几乎每天都要往菜园去,风雨无阻。有时是蹲在菜苗边,一点点薅净藏在菜根下的杂草;有时是搬来新削的木条,仔细钉好松动的栅栏。园子虽小,爷爷侍弄起来却半点不含糊,每一寸土、每一根苗,都浸着他的心思。

我最爱跟着爷爷去菜园“巡视”。尤其盼着夏末时节,菜园蔬菜都攒足了劲儿地熟,爷爷会小心翼翼地摘下带刺的嫩黄瓜,水珠还挂上面;或是挑几根甜脆的带着湿润泥土的胡萝卜,又或是俯身在园子角落,像变戏法似的摸出几颗精心侍弄的挂着清晨露水的野草莓。

每到这时,我便急着拽住爷爷的手,往园子对面去。那里有从山上淌下来的泉水,清凌凌的,带着股子天然的甜。就着这泉水把蔬果简单一冲,冰凉的甜混着黄瓜的脆、胡萝卜的甘、草莓的鲜,在舌尖上缠成一团。那样的味道,后来再也没遇见过。最难忘的当属是秋天里全家上采收土豆的日子。

大人们蹲在地里,锄头起落间,圆滚滚的土豆便滚出来,混着泥土的腥气散在风里。他们一边刨着,一边聊着家常,笑声顺着山间飘得老远。我呢就围着菜园转,一会儿追着菜叶上肥嘟嘟的毛毛虫跑,一会儿又蹲在田埂边,安安静静看蚂蚁搬家。总爱把捉来的毛毛虫轻轻放在蚂蚁洞口,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——盼着蚂蚁们能把这“大块头”拖进洞里,当作冬天的储备粮。那点孩子气的期待,至今想起来还觉得温热。

冬日的菜园,添了几分清寂萧瑟。乡家的雪总下得铺天盖地,几场雪落,菜园就被裹进厚厚的雪被里,蓬松松的,连栅栏的轮廓都变得模糊。阳光漫过雪地时,刺得人睁不开眼,细碎的光在雪面上跳着,晃得人眼眶发烫。爷爷背着手站在园边,笑眯眯地望着这片白茫茫的天地,嘴里念叨着:“瑞雪兆丰年,来年的菜啊,准保更好吃咯。”

每逢过年,爷爷总惦记着他的小菜园,总要在栅栏门那灰黑的底色上,端端正正贴一张巴掌大的鲜红小福字,红得鲜亮,格外惹眼。周围人家的炊烟正袅袅升起,丝丝缕缕漫过菜园,像给这方小天地笼了层朦胧的纱。这般烟火气裹着福气的模样,衬着漫山皑皑白雪,映着枝头覆雪的常青松,还有那昂首挺立的白桦林——这般景致交融,正是林区独有的美学意境。

后来,爷爷病了。从卧病那天起,他再也没有去过菜园。没了爷爷的悉心照料,园子里的草便疯长得长。先是悄悄漫过栅栏的缝隙,后来索性把整排木栏都吞了进去,绿得蛮横,再不见从前那畦畦分明的模样。

前些年回去,我又寻到那处山脚下。栅栏早朽成了碎木片,混在齐腰的荒草里。风过处,草叶沙沙响,却再也听不见爷爷薅草时的轻响,看不见他弯腰侍弄菜苗的背影。那方曾盛着我整个童年的小园子,早被山风与草木磨平了轮廓,彻底融进了连绵的绿意里,寻不着一点痕迹了。

小时候,每到玉米成熟的季节,母亲便带着我去田里扳玉米,那时候我还没玉米秆高,钻进玉米地里,就像掉进了一片绿色的迷宫。

天刚蒙蒙亮,母亲就把我从被窝里拽出来,我揉着朦胧的睡眼,迷迷糊糊地跟着她往地里走,清晨的露水打湿了裤脚,凉丝丝的,玉米叶上挂着晶莹的露珠,在朝阳下闪闪发亮,母亲走在前面,熟练地拨开密实的玉米叶,为我开出一条小路。

“看好了,要这样扳。”母亲示范给我看。她左手握住玉米秆,右手抓住玉米棒子往下一压,再一扭,玉米就“咔嚓”一声脱离了秆子,我学着她的样子,却总是不得要领,要么使的劲儿太小,玉米纹丝不动;要么用力过猛,差点摔个跟头。玉米叶子边缘锋利,在我的胳膊上划出一道道红痕,被汗水一浸,火辣辣地疼。

中午时分,太阳毒辣辣地晒着,玉米地里密不透风,像个大火炉,我的衣服早就湿透了,黏糊糊地贴在身上特别难受,母亲从布袋里掏出两个馒头,我们就坐在田埂上吃午饭,馒头干巴巴的,就着凉

白开往下咽。母亲把水壶里最后一口水让我,自己用手背擦了擦嘴角。

下午的时候更难熬,我的手磨出了水泡,一碰就疼,玉米须钻进衣领,痒得难受,母亲看我实在撑不住了,就让我去地头歇会儿。她自己却一刻不停地继续干活,背影在玉米丛中时隐时现。我躺在树荫下,听着远处传来“咔嚓咔嚓”的声响,不知不觉就睡着了。

傍晚收工时,田边堆起了一座小山似的玉米堆。母亲的脸上沾满了灰尘和玉米须,汗水在她脸上冲出一道道痕迹,回家的路上,她背着满满一筐玉米,

脚步明显比早上沉重了许多,我跟在后面,手里只捧着几穗玉米,却已经累得走不动路了。

夜里,我躺在床上,浑身酸痛得睡不着,透过窗户,看见母亲还在院子里就着月光剥玉米,她的身影在月光下显得那么单薄,却又那么坚韧,秋虫在墙角鸣叫,和着母亲剥玉米的“沙沙”声,成了我童年最难忘的催眠曲。

如今想来,那些跟着母亲扳玉米的日子,虽然辛苦,却充满了最朴实的温暖,每一穗金黄的玉米里,都藏着母亲无言的爱,那片玉米地,不仅孕育了庄稼,也滋养了我的整个童年。



## 寻秋

文/黎志江 图/侯桂林

古人说伤春悲秋,有一种寥落的心态。但四季之中,我更爱秋天。

趁着秋天,应该约上三五好友,出去走走,太阳不那么灼热,风不那么迅疾,那些红、黄、绿的色彩,漫山遍野,那纯粹的蓝天总让人心静、心静,让你忘情于山水,瞬间体味到秋天独有的深邃的美。

秋天的风景,不同于春天的生机勃勃,不同于夏日的繁花似锦,不同于冬日的冰天雪地,却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与神韵。

老家的秋天,有着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的绚丽,有着“秋水共长天一色”的壮观,有着“一声梧叶一声秋”的相思。

我们常用秋高气爽来描述这个季节,是因为她有赏心悦目的风景,有沁人心脾的芬芳。抬眼望去,只见满山的葱茏已换上了秋日的盛装,红的、黄的、绿的丛木,颜色各异,纵横交错,宛若一幅水墨长卷。

常常忆起校园老操场栅栏四周的梧桐,一到秋天,满地的梧桐叶便铺成一条黄金地毯,两旁的树干枝叶相连,相互缠绕,搭成了一条天然时光隧道,在上面晨跑是何其的痛快。

年少时也曾羡慕善感,喜欢婉约派词人李清

照的词句,“满地黄花堆积,憔悴损,如今有谁堪摘?”“这次第,怎一个愁字了得!”句子皆很凄美,这主要得益于秋。

在汪曾祺的《淡淡秋光》这篇文章中,他用一贯的淡雅笔触,描绘了秋日里的各种花朵和瓜果。从秋葵、凤仙花到秋海棠,再到香橼、木瓜和佛手,每一种都散发着秋天的独特气息,我认为它诠释了秋的全部内涵。

汪曾祺还特别提到了梧桐叶,这种在秋天里最不起眼的叶子,却承载着他 对季节的深情。他说:“梧桐叶是不值钱的,但凝聚着我们对于时序的感情。这是‘俺们的秋天’。”这句话让我感受到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季节变化的敏感。即使是最普通的梧桐叶,也能成为秋天来临的信号,提醒我们珍惜每一个细微的变化。

同样是感悟秋韵,如今再看,秋不再是凋零萧瑟,而是满地金黄和丰收的喜悦。春华秋实,它是许多人的期待,农民期盼秋天有好收成,学生期盼秋季学期新启航,动物期盼秋天储备冬粮。光阴荏苒,其实变化的不是秋景,而是赏景的心境。

我喜爱秋天,她回报了春,滋润了夏,温暖了冬。就让我在这浓浓的秋意里沉醉,无问西东。

